緬述
交州記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南翁夢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緬述

彭崧毓撰

本館據問影樓輿地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緬述

序

緬述者。彭于蕃太守治騰越時。詢諸夷使譯而錄之者也。騰越有鐵壁關。使必攸關。乃得入云。按緬名始見於宋。至元史已云莫詳其何種。大抵漢哀牢塞外夷也。山川遼遠。憑負阻深。方元之彊盛。兵入其國。僅能以文降之。國朝乾隆時。頗擾邊。忠勇公傅恆率師往征。納其降。閱二十年。其王孟隕遣使齎表。獻方物。乞封貢。由是册爲王者。令十年一入貢。輸誠嚮化。比屬國焉。道光二十八年。永昌民回交訌。制府林公督師進勦。檄于蕃集練勇。徵土夷。勒兵掎其後。緬使者述夷王意。款關詢師故。于蕃具語之。戒以歸白若王。毋震恐。毋納亂民。按故事犒賚之。皆拜謝去。夫蠻夷雖天性悍戾。然其嗜利惡患害之心則一也。率視邊吏之廉汙爲逆順。漢始開置西南夷。其時刺史太守都尉從事有政化清平。宣布威信者。則舉種內附。文犀封獸。光珠琉璃。罽毳帛疊之屬。充牣府藏。雕題鏤體。卉衣鳥言之輩。稽顙闕廷。其有以黷貨失遠夷心者。亦輒卽寇掠相延。起爲邊患。此則柔服桀驁。在於長吏賢否。皆前世已然之迹也。今國家文德武烈。遠被日南。北景之表。自上世所不能臣者。莫不讋慄奔走。請命下吏。于蕃領郡。適當邊徼。樹聲流惠。所控馭皆中方略。荒陬悅服。詐虞俱泯。邊鄙不聳。民猶其野。茲非長吏得人之明效乎。前史載緬事不甚詳。國朝奉使至其地者。復罕記述。于蕃固舊史氏。又官邊郡。慨然諮訪。勒成茲書。將用是宣上威德。俾遠夷思錫命之榮。覆燾之仁。恪共震動。世世享王毋敢替。且使後之吏茲土者。循覽推究。得靖邊綏遠之略。其用意

至深遠。其才略威惠。隱然折衝千里。亦可附見。非僅馳觀域外。備職方誦訓與內外史之采錄而已。昔朱輔爲益州刺史。白狼槃木唐菆等款塞請附。於是作遠夷樂德慕德懷德詩三章。韋皐節度劍南。招西山八國。奏上驃國奉聖樂。彼皆立勛方鎭。風行殊俗者也。于蕃頃上計簿。朝京師。天子嘉其治行。且膺旌節。功名大著於南土。豈出彼兩人下哉。是書不分門類者。隨譯隨錄。未暇詮次故也。紀略附後者。采舊志及文移。示有所據也。其名曰述者。不居作之名也。王柏心撰。

緬述

清　江夏彭崧毓玉樵撰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朔日緬甸國蠻幕紐緰悶紀麻哈悶臘呀咱覺承其王命遣使到緰撒滿達也奠覺齋文至騰越鎮廳衙門呈投探問永昌哨民聚衆抗官之事蠻幕即新街緰中例互市之處距騰越邊界最近因事修閒所以昭恭順也紐緰其大官名喆繆亦官之職行人者大人廳曰大老爺覆文稱字寄稱其紐緰曰大官來文用白棉料紙墨書緬字類梵經譯者自左至右橫讀成文質直無文義辭多繁複譯者以意序次之乃可解無外函盛以紅布囊囊口結繩處封以紅蠟圓如餅上有印文如菊花樣蓋紐緰印也余時爲騰越廳同知覆以永昌愚民玩法大兵勦捕不日可平無煩其國王遠念使轉謝焉鎮軍時駐永昌會銜而不會印來使留館中休息旬日遣歸國賞勞皆如例此喆繆者嘗隨貢使兩至京師能通華言詰以彼國之風土歲時備述其概質諸騰民之商於彼者所言良不誣因命小吏書之得若干條

緬甸在騰越南一千七百餘里其道有五或由茶山或由木邦或由鎮康皆險僻商販往來多由南甸千崖蠻達至蠻幕而入貢正道則自蠻幕攷鐵壁關由隴川以進騰越計程九日

建國之地曰阿瓦城三重外城用磚周十二里爲門十二中有木城周六里爲門四商民居之有街有市

內地之商於彼者自成聚落曰漢人街內城環王居亦用磚周四里爲門四常駐兵數千以守衞城東北倚山西南枕江新街至阿瓦可通舟計程十數日其舊都曰木梳城乾隆閒緬王噠喇爲得楞子所殺而甕藉牙復敗得楞子自立於木梳尋徙阿瓦

九紐城距阿瓦四程乾隆五十五年緬王孟陨入貢乞封迎詔使於此又有城曰直埂亦商民聚集之所

蠻幕漾貢爲南北兩大都會蠻幕濱江多滇商漾貢濱海多粵商皆設官榷其稅

國之四境東界眞臘西接東天竺南屬海北盡蠻幕地袤三千里廣五千里舊稱屬國十八今僅有七曰魏薩離曰格色曰魚看曰約曰得楞曰羣曰有得亞部落二百九十八今所稱者惟木邦錫卜猛拱摸壁挾邊摸狗戶拱洞烏得外夜儼講白石近道及蠻幕漾貢而已餘亦不甚著

緬之先曰莽明季有莽瑞體國初順治間有莽猛自得楞子之亂噠喇被殺甕藉牙自立莽氏絕今之王皆曰孟

國王襲位無年號無甲子至今第接稱一千二百一十三年相傳自漢和帝永元九年雍由調受金印始按康熙間土魯番入貢疏稱一千八十七年黎西國貢獅子亦稱一千六百七十四年見華亭董含蓴鄉贅筆極言遠方小夷國祚之久然緬甸在國朝已易莽爲孟其在漢曰撣國在唐曰驃國宋而緬之名始見元明以來或附入中華或棄之域外沿革靡定恐亦非必一姓相傳也歲十有二月四閱月爲一時有春有夏有冬無秋單月大建雙月小建度歲無定日三年一置閏閏皆在五月推測星度亦能知日月

薄蝕。惟時刻秒分不能無差耳。

歲朝以水澆佛。次及王及妃。王子王孫。大小官屬。無不澆洗。軍民男女相見。亦皆以水互洗。如是者三日。謂之恭喜。又以大竹長丈餘。實火藥其中。以火然之。升於空。如中國之爆竹。墮人屋上。常壞屋壓斃人。舉向其家稱喜。謂之成佛上天。

五月至八月。謂之齋月。國中禁煙酒。不宰殺。不嫁娶。不理詞訟。自王以下。皆素服禮佛。廣行善事。

七月。王視水師於江上。王妃及王子王孫大小官屬咸與焉。舟師有金船紅船黑船之分。合操三日。犒賚有加。是爲行慶大典。

八月朔至晦日止。國中廣張燈樂。晝夜嬉遊。士女駢闐。歌笑無忌。略如中國之元夜節。

九月朔。居民戶外皆立燈杆。杆上懸燈。累累如貫珠。多者一戶立數杆。照徹街衢。月盡乃止。十五日夜。爭以樻欖拋屋上。用祓不祥。

十一月。王閱兵於演武場。妃及王子王孫大小官屬皆與操練。犒賚儀與視水師同。

十二月十五日夜。白王以至於國人。皆用香燭糯米羹湯供禮緬佛。以除冬令。王居梁柱皆用金漆。壁用香木飾以珠寶。瓦用錫。殿上設王座。如塔。每視朝。與妃同坐其中。殿凡三十二間。皆有樓。樓梯凡六。前左有佛骨金塔。右有鐘鼓樓。衆官上殿。皆去鞋跣足俯伏白事。

王妃有正宮東宮西宮。以下衆妃。常八九人。正宮必親支宗屬。東西宮或親屬。或大臣之女。惟正宮與王

同居.同飲食.東西宮以下皆別居外殿.不得舉火.飲食皆外家供給.

王妃侍王寢.有掌宮婆記.注日期.身有妊.卽報.王子多者常數十人.長卽別居.惟正妃所生.得嗣位.餘則以母寵爲貴賤.王子未嗣位以前.曰恩也.猶華言世子也.

王之左右.有史官記言動.書畢.卽藏於匱中.王不得啓視.

官制極貴者曰四大繖.繖亦作萬.其次有繖島.亦作萬緡.有紲繖.清繖.稿繖.梗繖.有瑞歹繖.雞繖.苗繖.講繖.腦繖.夜繖.有線那繖.痛母蔥繖.有達也麻蘇紀.有直也墮紀.在外者曰紐繖.紐亦作繆.紐繖之屬.有借改.有直也紀.有那看.亦作那看駄.武官世襲者曰繆息紀.四大繖協理朝政.蓋其國相也.紐繖分地以治.得專賞罰.爲一方之大吏.又有緬軍師.秩視紐繖稍次.而禮遇過之.

國中議事.有公廨.謂之魯駄.亦曰魯上.

王視朝.服小袖扣金袍.冠金甕帽.履尖頭金鞋.冠履俱以寶石爲飾.冬服金甲冑.亦多飾珠寶.平日燕居不衣冠.纏首以布或帛絹.無定色.裹體則以通幅帛絹.自肩及膝皆可蔽.謂之抄子.王子以下盡如之.布帛廣狹長短無差等.

王子王孫大小官屬.朝服俱冠甕帽.服大袖大領衣.王之親屬用錦緞.四大繖以下俱用倭緞.色用紅.惟緬軍師衣冠得用白.其國制尙白.殊禮也.王坐之四隅.張曲柄白繖.二王子以下.張金繖.自八柄以至一柄.各有差.冠上簪金花.胸前繫金縷花.自十二朵以至三朵.縷自十六股以至三股.亦有等.惟王子王孫

不簪花。甕帽上飾以金網。文官朝謁。執蒲扇。如搢圭笏。武官捧佩刀。刀之飾亦有別。

王出乘象轎。或賜大臣象。以象多者爲貴。王子王孫乘金轎。四大繇以下乘綠轎。繆息紀借改各官皆騎馬。有鞍無蹬。以足大指夾扁紅豆代之。內地之商公舉一人爲客長。亦得乘轎。舁轎皆四人。或乘車。駕以馬。亦用人車式。如內地有四輪有兩輪。

王妃朝服。戴金冠。飾以珠寶。服扣金衣。扣金桶帬。王子及四大繇妻亦如之。其餘命婦不戴冠。衣帬以花素別貴賤。命婦朝妃月必數見。見必以贊。亦有時見王。

甕帽豐下銳上。如優戲中之中軍帽。多飾珠寶。五光燦然。桶帬如古帷裳之制。有褶績。無殺縫。鞋如靸子。王之宗屬。皆食采地。以自給。四大繇以下皆無俸。官於內者。取給於外。外之紐繇必納銀而後可得。銀之多寡。視地之肥瘠。漾貢蠻幕其最沃也。歲納有常數。王取其八。官取其二。外官受代。必先期潛遁。否則必爲新官所窘辱。

兵制無營伍。亦無餉餽。有事按門戶抽派。出兵之家。裹糧以從。糧盡輒退。師出不盡以律。而賞罰勝負特嚴。勝者賞名號爲官。或予世襲。負者殺無赦。逃者孥戮。

陸戰以象陣爲先。水戰用舟師。駕駛亦矯捷有法。火器多西洋製造。其地蓋近佛郎機云。

男女皆蓄髮。男盤髻於額角。女蠲髻於頂心。人皆漆齒。以針刺其身。作鳥獸花卉形。塗以硃墨。漆成紅黑文。以文多爲貴。女子穿耳爲大禮。戚鄰餉儀以稱慶。耳不綴環瑱。以金銀筒塞其孔。如拇上披抄子。下圍

桶帶男女皆無褌

男子欲識字必投緬寺爲和尙弟子習誦經其禮甚鉅後欲還俗亦聽其便王子亦有和尙師傅字母凡三十五字每字連十二字一字又轉十二音初學又有十九字多喉音

緬和尙極尊國中犯法者王不得以私宥惟乞和尙以黃單覆之卽免死度爲和尙和尙衣食皆民供給子爲和尙父母有跪而進食者

寺院多建寶塔富者捐金銀珠玉埋置其中或密埋他處不令子孫知謂留待來生受用又有奇珍異寶多割臂肉納其中藏之創合處隱然隆起民居以竹爲壁上蓋木片中搭地樓漢人街多掘地窖以竹木易致火故火禁嚴午炊畢卽有頭人挨查以雞毛帚撣竈中有火則治以罪不然燈燭

俗好水嬉男女浴水中日數次王子襲位亦有洗頭大禮

男女不習擔荷舁物者皆戴於首男工負販女習紡織緬布緬紗皆細密男女以兩手抱臂稽顙爲恭敬見貴官上人則蹲身示不敢比肩也

食飯不用箸以手撮入口飲用勺坐臥皆席地或藉以蓙無茵褥

婚姻無媒妁男女許自擇無嫁娶禮貴而有力者別營新屋男女同移具居之無力者贅入女家衣飾之具皆男治婦人事夫極謹飲食必跪進惟離湯亦甚易不合則去無留戀男子出婦給銀如干婦棄其夫則倍之皆有定數七日後男得再娶女得別嫁

婦人犯姦罰銀與其夫亦有定數即聽判從姦夫去命婦有犯罰倍於民妻惟王妃宮屬有犯死無赦民間有殺姦者亦勿論

盜禁最嚴無問贓數之多寡即盜一針亦論死事主殺盜者勿論人命訟至官不抵罪准斷銀給死者之家鬬毆以動手之先後判曲直曲者罰銀與直者傷重則銀增傷輕則銀減增減之數亦有定戶婚田土皆入銀於官多者勝寡者負

兩造涉訟各請一訟師對簿斷定之後或改請訟師覆對亦可翻斷但欲覆對必先入銀於官

詞訟案牘及民間簿籍皆以白石粉書棕皮或黑紙上事畢即拭去惟官有奏記於王及與內地文移用墨書白紙其王與督撫移文紙墨尤倍精潔

刑有大辟有丟桶丟桶者置水牢以待重罪之犯親王大臣犯死罪縛置甕中緘其口沈之江心不加刑戮笞用籐夾用竹初夾腿次及腰腹次及胸終不承則夾頸及頸則死矣

宰殺有禁煙酒有禁惟不禁賭設賭局以官領之收什一之利如賦稅然負者或不償官爲勝者追比

漢人與夷人訟必與客長共聽之漢人直則治夷人以罪夷人直則罰漢人以銀罰有不從則解送內地治罪無敢擅刑

漢人娶緬婦不同歸歸之日婦棄其夫去生男歸父女歸母

市物不用錢代以鉛或以鹽米鉛市賤銀市貴多寡之數一曰得二曰勒三曰悚四曰列五曰阿六曰巧

七曰苦乜八曰喜九曰果十曰得旦百謂之鴉千謂之痛輕重之數一分謂之蕊四蕊爲一拇十拇爲一甲十甲爲一卢十卢爲一砆物之重者以砆計砆讀專藹切字書砆字音朴非數名漢商客緬以意假借之得勒皆上聲

古亦有音律漢唐時皆進樂於中國如韋皐所譜奉聖樂今已失傳惟口琴盧笙銅鼓錞鑼之屬歲時歌舞用以合奏亦尚婉轉可聽

疾病尚祈禳拜佛誦經多行善事醫者有按摩法藥有丸散無湯劑治跌打損傷多飲臭魚汁

占卜用雞骨或用茅草亦靈驗

喪葬之禮王薨國中齋戒持服七日妃及王子卒亦如之官民有喪其子孫亦齋戒持服七日鄉鄰有喪皆助以資無資者助以力有不赴者衆議罰

王與妃用火葬瘞殿內新王嗣位別營宮室以居之王子以下瘞城外或兼用水葬惟下賤及刑辟死者不得用火葬火葬焚其骨水葬沉之江王瘞骨以金罐次以帛次以布築墳如浮屠內有碑記

土產有五穀無蠶桑多植木棉婦功亦善紡織而地極熱人不知衣衣布者亦絕少悉以售入內地以供民用

鉛錫產木邦玉石產猛拱琥珀產戶拱寶石璞玉之屬產摸壁、挾邊、摸狗各部落燕窩產得外磁產白石井油產夜儺講其地有三十二井皆出油可治瘡疾並佐漆治之用近道產樹頭酒一名翁咀又有象鼻

雞鼻長五寸許。異物。木變石。竹變魚。猿猴鸚鵡多白者。

王囿有池。豢黑螭如虬。龍有鱗無角。有趾無爪。俗謂痴虎。以鐵檻圍池。有重罪犯人。投之池。俾痴虎啖之。痴虎能大能小。善變化。有走失者。豢螭入卜知其所在。以一線垂水中。卽引起。仍攜歸池中。

捕象法。以家象爲媒。引野象入隘谷中。預設阱。使不得出。飼以芻粟。與之語。食卽馴伏。爲人用。不食者雖百計制之。不爲屈。人亦弗強。仍縱之去。十年一貢。

天朝方物中。必有馴象。弭耳伏首。率舞而來。靡然從風。帖然向化。是獸也。蓋有人性焉。

緬甸古越裳地接於南交爲禹貢梁州外境在哀牢之外漢所謂西南夷者也漢曰撣國唐曰驃國至宋而緬之名始見元封以王明初頗衰不過在三宣六慰土司之屬中葉漸強蠶食諸土司遂與明爲敵迨其季也爲木邦孟密所弱萬歷十年劉綎鄧子龍率兵大破之直抵阿瓦自是稍斂戢二十三年巡撫陳用賓用遲羅閒緬緬頓衰至我朝順治十八年緬王莽猛弒兄自立不通中國者六七十年雍正七年緬與整買情兵求進貢而不果至乾隆十九年緬王噠喇爲得楞子所殺甕藉牙敗得楞自立於木梳城尋徙阿瓦遂篡緬甸而莽氏絕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子孟絡嗣與各部構兵如故孟養木邦以次歸緬三十年孟絡死弟孟駿嗣時犯車里九龍江出入無忌然不過蠢動已耳而疆吏舉動張皇輒輕進以罹禍機三十一年三月三日總督劉藻至於自殺泊總督楊應琚至事已靖矣而聽副將趙宏榜之說生事邀功至於新街敗衂邊事幾無虛日三十二年三月楊應琚逮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九月進兵分兩路明瑞由木邦進額爾登額由老官屯進明年正月明瑞歿以忠勇公傳恆經略兵至老官屯緬人乞降遂班師四十一年孟駿死子墜腳牙嗣四十七年爲其下孟嘗所殺國人殺孟嘗立孟陽蓋甕藉牙之第四子也初爲僧至是國人迎立之時有七日易三王之說孟陽襲位後生孫孟既襁褓能言尋問前存白象金鐲各玩器蓋墜腳牙之遺物也孟陽以孫爲墜腳牙轉世後身遂詔諭諸兒定議傳位於孫凡坐朝視事皆率孟既與俱諸子亦遵父諭莫敢爭襲五十三年孟陽遣使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廬撒鴉三名帶

小頭目十二人。跟役百餘人。恭齎金葉表文。金塔壹座。馴象八隻。並寶石象牙各物。由順甯府耿馬攸關。又具咨文壹件。稱孟隕因兄孟駿去世。姪墜腳牙襲位。無道被弒。國人誅除篡逆。迎我掌管國事。因知孟駿父子行事錯謬。蒙大皇帝寬宥。不加征勦。感激自深。屢欲進貢。因暹羅國時相侵擾。移建城池。未得備辦。今幸地方安靜。特遣使進貢。據誠懇祈轉奏進京。經總督當口委員察驗無異。其忱悃實爲眞切。遂會同巡撫譚口據情入告。奉旨允行。六月。總督當口令原任迤南道賀長庚、順雲營參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得勝等伴送緬使進京。一切賞賚俱從優厚。五十四年。緬使回滇。仍由總督委員護送。由騰越出關回緬。五十五年。孟隕復遣使便居未駝等五人。帶領目役。恭齎金葉表文。馴象六隻。奇異花象一隻。長壽聖佛一尊。萬萬壽佛經一部。及土產各物。由騰越攸關並具緬文。內稱孟隕前歲遣目進貢。仰蒙大皇帝恩准。得遂觀光。已屬萬幸。乃蒙御賜各種珍物。又蒙賞還緬人孟五等四名。恩德如天。莫由圖報。今年八月。恭逢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來朝。小國已經歸附天朝。理應進京慶祝。叩謝天恩。仍求轉籲大皇帝逾格恩施。勅賜阿瓦封號。並准十年進貢一次。俾子孫世世稱藩。永沐恩澤。再自禁止通商以後。邊地生計艱難。還求照舊開關。使甸緬所產棉花等物得以銷售。舉國均蒙天恩等語。詔允封王開關。並御賜詩一章。勅諭一道。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令雲南糧儲道永慧。廣南營參將百福。赴緬宣封。奏派騰越州知州屠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出鐵壁關。十七日賞還。遷徙馬龍州木邦土司之姑母線氏等八名。知州屠述濂帶送出關。遣還孟隕。遣目阿渺大萬並其三子。應也赴官屯一帶迎候。沿途伺應。極爲恭順。十九日抵新街。

緬曰孟幹備有船隻揚帆直下孟隕親出離阿瓦四站之九紐迎恭迎詔使七月初十日永慧等抵阿瓦宣封孟隕祇遵指示儀注跪拜受封並叩領敕書及御賜各物使臣於十三日回舟孟隕出城親送並遣使恭齎表文貢物隨同赴京謝恩次年緬使還騰護送出關回國自後每屆十年照例遣使入貢嘉慶二十五年因緬甸水災籲求展限奏奉恩准道光三年遣使補貢十三年孟隕歿孟既襲位循例納貢恭順如常孟既性懦弱多病因夜間私行至細民孟窩門外聞其妹馬奴歌聲呼出見其色美遂召進宮立爲妃並封孟窩顯秩寵任有加國柄悉歸私室封爵征伐皆得擅專孟既有弟薩鴉布低強悍好武凡有技能武略者皆羅致焉因諫孟既疎孟窩忤王妃妃與孟窩計乘孟既病矯命召薩雅布低入侍欲害之事洩薩鴉布低遂星夜帶兵舉家過江佔據渺繆令其二子召集亡命得數千人妃與孟窩發兵追之兵至輒爲薩鴉布低招留並將帶兵官襪袒背縛書字於其背聲說孟窩姊妹攬權謀篡陷害親王大臣薩鴉布低誓清君側布告中外相助派人押回阿瓦由是渺繆聲勢日壯孟窩手下俱各解體閱二月薩鴉布低率衆北還距阿瓦十數里紮立連營城中爲之振動孟既疊次遣官並命大和尚往見薩鴉布低勸諭退兵不報孟既勢迫願遜位令息兵薩鴉布低指名索孟窩王不允孟窩自願過江遂被執後復請王子宰家們過江亦被留孟既計無所出下詔令薩鴉布低進城襲位薩鴉布低奉王子入城而自輔之時王子甫髫齔國事悉歸薩鴉布低拷索孟窩家財罄其所有驅出乞食尋死王妃閉置別室復追殺孟窩黨與國事稍定此道光十六年事也緬甸舊有黑書內載讖語一千一百九十九年有三年無主之說即指

是時當薩鴉布低舉兵入國其女曾力諫女蓋許配王子宰家們者兩兄誚其欲作王妃恐父奪位不利於己故諫女遂自經一說孟窩妹生女欲配王子王子已訂薩鴉布低女薩鴉布低不令王子允妃女婚故與妃有隙按夷俗異母姊妹可爲婚是亦有因薩鴉布低輔王子治國事並不襲位仍奉其兄爲名後二年有告王子招集匪徒潛蓄異志者隨被收論死或云乃薩鴉布低長子二人陷害所致遂逼父禪位更名孟坑初名薩鴉布低蓋其食采地也孟坑襲位後孟既隨病故妃亦相繼歿孟坑鑒兄前事銳意振作尤勤於訓練風聲樹於鄰國先是孟既與紅毛構兵大爲紅毛所挫遂貢燕窩山俱爲紅毛佔據駐兵戍守至是孟坑以智奪還驅散戍兵紅毛亦不敢與爭孟坑多子而嫡出者最幼其最長二子皆庶出強武善鬬性尤桀驁以渺繆集兵有功欲謀奪嫡遂各樹黨並結王寵妃爲內援事聞於王乃誅二子並殺寵妃夷人骨肉相殘率如此二十三年孟坑遣使修貢倍極誠敬內地之商於外者優禮如賓客邊境靜謐中外一家彼蓋仰戴帡幪漸開風氣雖未驟易其獰狉之俗而國中禁令亦能行於下云

或有問於余者曰緬小國也於中朝爲附庸於騰越爲外境吾子身膺郡寄職視方州民事邊防詎無可述奚昧夫詳內略外之旨而獨於緬是稱應之曰子言是也然余何敢自忘其職哉第以我國家幬覆無外莫不尊親薄海窮荒咸列藩服如張立庵（學禮）之使琉球李子靜（仙根）之使安南四牡皇華各有鉅製而緬甸輸誠納貢仰沐綸封奉使諸臣親入其國獨不聞有所紀載得非采風者之疎乎騰越界在邊陲爲行李之所出入見聞不繆輒略書之非敢有出位之思聊以補當時輶軒之

闕耳。若夫增修捍禦。勤恤閭閻。屬在職司。曷敢廢墜。舉凡山川疆里之志。戶役田賦之書。尤將援古證今。旁徵博采。期無挂漏。以著於編。而敢率爾操觚以來吾子之責乎。或曰善。子信無詳其所略。而略其所詳也。紀外事正所以尊內也。騰越志之成。或且有取於是編矣。

大清道光戊申秋七月既望。江夏彭崧毓識於騰越廳署之靜遠書屋。中人述緬事者。求之載記。絕少專書。乾隆三十四年王蘭泉隨傅文忠南征。著征緬紀略。征緬紀聞各如干卷。自述其從軍始末。於彼邦政俗無與也。江夏彭公于蕃官騰越時。諏詢夷使。隨筆記述。得五十餘事。凡國禁風土。民情物產。皆具。又采輯累年案牘。作緬國紀略。附之。讀其書。因以講求駕馭撫綏之術。亦典屬所當知也。今阿瓦木梳夷爲英縣。問藩方舊俗。閩粵人賈南洋者。皆不能言。貞象之使不至。於今蓋五十年矣。書竟。爲之泫然。光緒戊申夏。胡思敬跋。

交州記

劉欣期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交州記卷一

晉　劉欣期撰
清　曾釗輯

糠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舂米於此。積糠所成。（御覽八百二十九。）

有一湖去合流北四十里。至陰日百姓樵捕。見銅船出水上。又有水牛在湖之中。（初學記七。）

按合流。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引作合浦。考輿地志並無合流之名。則作合浦是也。然合璧事類引。亦作合流。未知其審。

盤南塘者。九眞路之所經。去州五百里。馬援積石爲塘。以通於海。達於象浦。建標爲南極之界。（御覽七十四。）

浮石山海中而峙。高數十丈。浮在水上。（叢文類聚一。）有一山。神功刻鏤若射堋。云石室口百步。夜常聞射聲。（藝文類聚八。）

按太平寰宇記引交州記云。居風山南接射堋山。據此則山在居風縣。以射堋名也。

居風山去郡四里。夷人從太守裴庠求市此山云出金。既不許。尋有一嫗行田。見金牛出食。斫得鼻鐮長丈餘。人後往往見牛夜出。其色光耀數十里。（御覽六百四十四。）

按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引交州記云光曜十里與此稱數十里少異

儋耳之東臂一骨（御覽三百六十九）

交阯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始得起（廣韻三）

趙嫗者九眞車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著金搯蹤屐戰退輒張帷幔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吳郡陸允平之（御覽三百七十一）

按車安當據黎崩志略作軍安宋志隋志皆屬九眞郡搯蹤御覽四百九十九作蹋踵八百十一又作摝提未知其審

俗好鼓琴牧豎於野澤乘牛唱遼遼之歌（歌曲說牛力强弱耕具輕重也）僮隸於月下撫掌發烈謠以令美歌（御覽五百七十二）

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文選李善注五）桑則大小二種小桑孟春培之枝葉繁茂自三月至八月皆養蠶云（黎崩安南志略十五）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水經注三十七）

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二尺餘形如馬鞭柄（御覽三百五十九）

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藝文類聚九十五）

章懷太子注後漢書章帝紀引云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黎崩安南志略引云頭有三角鼻

上角短頸上角長並與藝文類聚異。

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屈頸打殺得風還活。藝文類聚一。

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藝文類聚九十五。

按御覽九百一十一引作竹風鼠風疑衍文。

長鳴雞出日南。御覽九百一十八。

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爲節出嶺南諸處。御覽九百二十四。

鱕鱘黃喙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廣韻

按御覽九百二十八引作黃啄二尺餘酒器作酒爵。

刺史陶璜晝臥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投之以爪擿呼郭切。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御覽三百七十。

武陵縣秋九月黃魚上化爲鶉鳥。御覽九百二十四。

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又可以鏃物。初學記三十。

按可以飾刀。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四十引作可以飾刀口。太平廣記引交州記同。

大貝出日南婦酒懷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藝文類聚八十四。

九眞太守陶璜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白色形似蠶踊無頭長數十丈大十餘圍軟軟動莫能名剖腹。

有肉如豬肪。遂以爲臛。羹甚香。璩啖一杯三軍盡食。御覽八百六十一。

太和中。有人至武嶺穴中。有大蚍蜉甚大。御覽九百四十七。

大吳公出徐聞縣界。取其皮可以鞔鼓。御覽九百四十六。

合浦東一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善相者云。此休徵。當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樹。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株上食。過足相容。藝文類聚八十九。

按御覽九百五十七引云二百里。

椰生南海。狀若海棱。實名椰子。大如椀許。大外有粗皮。如大腹子。豆蔻之類。內有漿似酒。飲之不醉。大觀本草十四。

拘櫞如柚。核細。御覽九百七十二。

椶子如桃。御覽九百七十二。

多感子。黃色。圍一寸。蔗子如瓜大。亦似柚。彌子圓而細。其味初苦後甘。食皆甘果也。齊民要術十。

都句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麪。可啖。齊民要術十。

君遷樹子如馬乳。御覽九百六十。

大觀本草卷二十二引云。其實中有乳汁。甜美香好。黃泰泉通志卷二十三引君遷細似甘蕉子。如馬

乳。

藿香似蘇合。藝文類聚八十一。

豆蔻似㮈樹。味辛堪綜合檳榔食。治斷齒。御覽九百七十一。

含水藤生嶺南及諸海山谷。狀若葛。葉似枸杞。多在路旁。行人乏水處。便喫此藤。故以爲名。大觀本草十二。

金有華出珠崖。謂金有華采者。文選李善注五。

交州記卷二

朱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御覽一百七十二。

九眞去郡三里有珍山山有神石廟值天亢旱二千石親到以水洗石卽雲雨立降。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海中有浮石山而峙高數十丈去永平營百餘里浮在水上昔李遜征朱崖欲審其實否牽長索於山底洞過。御覽四十九。

有浮石山在海中虛輕可以磨腳裹飲之止渴。御覽五十二。

居風山南接射堋山。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風山在九眞郡風門在山頂上常有風。事類賦二。

按劉昭續漢志注居風山有風門常有風據此則風山上當脫居字居風九眞郡縣名。

合浦八十里有圍洲周迴百里。初學記八。

九眞郡西有弱水毛羽皆沈廣七八里望見旁人騎馬皆不得渡也。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龍編縣西帶江有仙山數百里。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

盧容有採金浦。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

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於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此名江。（御覽六十五。）

波斯王以金釧聘斯調王女也。（御覽七百一十八。）

朱吾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

九眞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至陰雨日百姓見有銅船出水中。又有一牛出湖中。以雞酒爲祭。使獲魚倍。若不設此祀。則漁得牛糞而已。（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越人鑄銅爲船。在江潮退時見。（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

翡翠出九眞。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鷓鴣。（御覽九百二十四。）

孔雀身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爲節。出諸處。（黃泰泉廣東志卷二十四。）

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帶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一丈許。（太平廣記四百四十三。）

合浦口有麝。角當額上。戴科藤一株。三四條。長可一尋。射師從禽每見而不敢射。（黃泰泉廣東志二十四。）

按御覽九百六。引作有麝。考麝麝皆鹿類。未知其審。

苟漏有潛水牛。上岸共鬬。角軟還復出。（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

按安南志略引作句漏縣有潛水牛。上岸則角軟。入水則復堅。與此少異。

鰐。對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御覽九百三十八。）

交趾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爾雅翼二十八劉昭注續漢志二十三）

蚶蝦似琫瑁龜頭鼈身蝦尾色斑似錦文大如笠四足漫胡無指甲前有黑珠可以飾物（黃泰泉廣東志二十四）

合浦圍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彭形見榴木杖倚著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御覽七百十）

枕亦色堪作船作牀（御覽九百六十）

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葵者取之數日不爨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甚黑（齊民要術十）

龍眼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御覽九百七十三）

章懷太子後漢書和帝紀注引同

白緣樹高丈實味甘美於胡桃（齊民要術十）

椰子有漿截花以竹筒承取汁作酒飲之亦醉（御覽九百七十二）

按齊民要術引作承其汁似脫取字

蜜香樹似沈香無異主辟惡去邪鬼尸注心氣生南海諸山中種之五六年便有香也（大觀本草十二）

米豆出徐聞子美似烏豆枝葉類柳一年種數年採（黃泰泉廣東志二十三）

按齊民要術引作木豆。

鬼目樹似棠棃葉似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傾不周正味酸九月熟又有草眯子亦如之亦可食糝因其草似鬼目。（御覽九百七十四。）

舍水藤破之得水行者資以止渴。（齊民要術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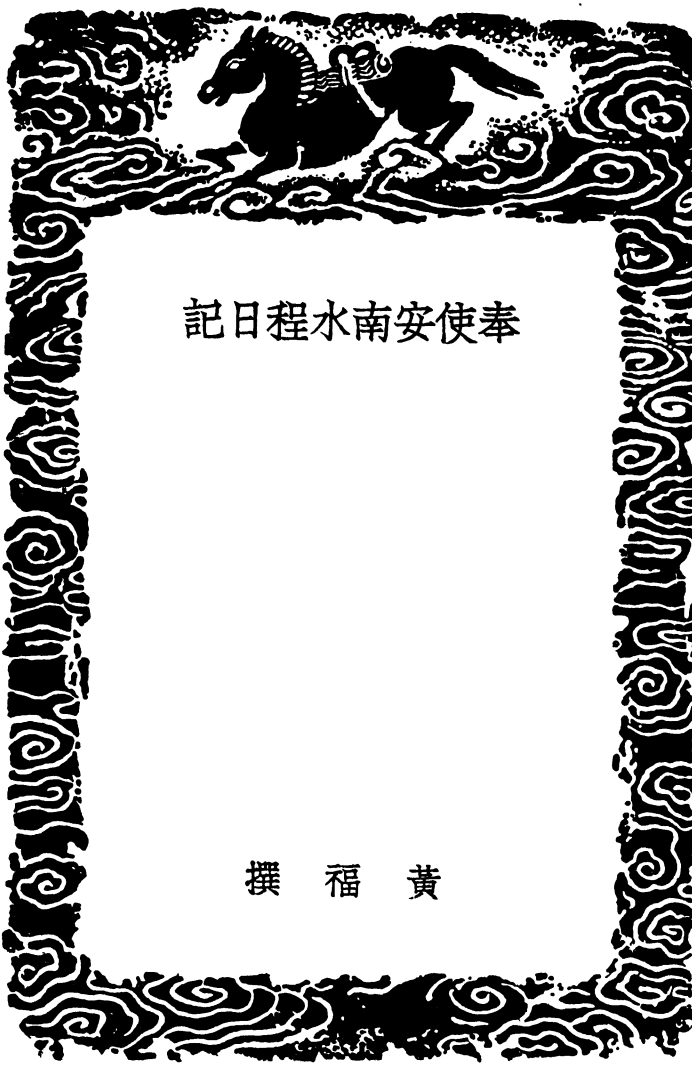
扶留有三種一名穫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齊民要術十。）

附劉澄之交州記曰龍編縣有高山涇水之所出今交州也。（初學記六。）

姚文咸交州記曰尉佗作朝殿以朝天子。（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七。）

按劉欣期交州記隋唐志皆不著錄太平御覽徵引不少而圖書綱目所列書一千七百餘種獨無此記之名殆亡於宋以前歟劉欣期不見史傳不知何時人然以記稱太和封溪縣二條考之太和爲晉海西公年號封溪晉志屬武平郡宋志無則劉欣期當爲晉時人記又稱九眞郡軍安縣考宋志引何志云晉武帝之太康地志無是軍安立於太康平吳之後又記稱李遜征朱崖考通鑑太元五年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則欣期當爲太元以後人矣記所載皆博核足資志乘考據惜其久佚爰刺取羣書所引以類相從分爲二卷其明稱劉欣期名者爲一卷劉澄之姚文咸二則附焉姚不知何時人劉澄之有江州記揚州記宜都山川記宋初古今山川記殆劉宋人也道光元年秋中曾釗識

右交州記二卷。晉劉欣期撰。國朝曾釗輯。是書義例。勉士廣文跋語並已詳。謂欣期爲東晉人。援據頗確。交州古嶺南地。考隋志漢楊孚有交州異物志。無名氏有交州雜事九卷。註記士燮及陶璜事。吳書孫策傳註。晉王範有交廣二州春秋。太平御覽晉黃恭有交廣記。阮通志均已著錄。而獨缺是書。今廣文乃輯成二卷。亦紀嶺南載籍者所不忍遺也。內如卷一廣韻三。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一條。亦見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藝文類聚一。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一條。亦見寰宇記一百七十一。御覽八百六十。陶璜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如蠶踊一條。亦見寰宇記一百七十一。原不必遍引。以省繁複。至泥黎城。其城在定安縣東南。隔水七里。阿育王所遣塔講堂尙在。有采薪者。時見金像一條。亦見寰宇記一百七十一。且明言劉欣期交州記。而獨缺。則偶遺也。亦可以知纂輯之難矣。庚戌清明後十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黃福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録彙編卷之六十四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黃福

永樂四年有事于安南舟車所抵耳目所得具筆于後

七月初一日入　辭是日會同館起馬宿龍江驛

初二日早龍江驛起船由大勝港過芧山渡望方山詢單橋午至大勝驛有仙人磯石橫于中流其勢巉巖其流洶湧舟人每爲之震讋又有三山磯三峰聯峙于岸其峻秀可觀是夕風雨橫

江艤舟于岸逮中夜而作

初三日晚至和尚港其港遶山周回首尾通江僅百餘步港之兩岸柳陰茅屋豚柵鷄塒儼然如市次至黃蓬磯獨一山枕于江岸又之響棟碉磯有觀音洞又南之雲頭磯雲峰侵冲漠狂瀾回汪舟子莫能支沿岸而緯者蟻附又之鵝兒磯山青雲白耕牧雜然于下有政平訟理之氣象又之望夫磯其山連亘僅一里恠石巉巖芳草叢綠又之采石驛時將及午入支江上有李白墓俗謂此地多貴酒以故居者樓閣重重臨

流而市酒者比他率多又南二十里覩黃山又二里許望太平皆出支江之左也又三十里許曰東梁山在大江之左支江之右山勢甚恠西梁山又在大江之右與東梁山相望其勢相若此處出支江入大江亦扼要地有大信巡司在焉治居支江之左暮泊黑山磯是夕風雨大作中夜而興

初四日早至橧港驛風雨如昨驛治在江之東岸近荻港有板子磯如釆石支江抱一小山而南行十里許與大江通磯之東約五里荻港驛在

爲是日申時至驛晝夜兼行

初五日辰至大通驛其驛亦在支江之東南約數十步與大江合暮至池口驛是夕天清月白風息波平鼓枻而南如有助者

初六日五更至李楊河驛入長風夾傍有小徑舟子得以牽纜辰至安慶同安驛泊舟于張家港港西岸有嶺林茂地僻時將未遂爲文于是嶺之巔祭其故厥子南保而行其文失矣

初七日平旦之雷港驛過急水溝仍乘風入江一帆輕快過彭郎磯望小孤山已而至龍城驛彭

澤縣側有狄梁公祠堂在焉而陶潛像亦置其
右龍城發棹日將暮矣
初八日辰至彭蠡驛有湖口縣治在驛之東北過
鄱陽湖口江水湖水于此合流而下南望廬山
隱隱在雲霧表而不知其高下也湖水中有鞋
山峙焉中流特立其勢類鞋名取此也江流西
上有南湖觜山巡司在焉午未至潯陽驛九江
府治在焉由支江而南東望廬山最近問人云
約三十里山外南康所隸山之中有竹林等寺
山之側有五老等峰而周顛仙碑亭次之後而

今見興馬夜行如昨

初九日辰至富池驛驛隸興國州午未至蘄陽驛隸蘄州

初十日曉至蘭溪驛江岸有路牽者得行過赤壁望黃州下午未至齊安驛驛在黃州府城外與遞運所連枕江流舟行未十里風雨大作自行不已

十一日卯至陽邏驛驛隸黃崗縣過午至夏口驛驛在武昌城外舟次于驛前報名于典儀所

十二日早入　見回時將辰遂放舟而南午未至

金口驛驛隸江夏縣風順帆輕篙者咸有豫色
逮暮至薛洲驛驛隸嘉魚縣舟行過半夜至魚
山驛驛亦隸嘉魚縣自金口驛以來湖水瀰漫
多與江合吾舟悉由湖而行帆拂蘆荻花棹穿
菱芡實水閑風順無洶湧之虞亦甚樂也
十三日辰至石頭口驛驛亦隸嘉魚縣舟亦從湖
水徑之鴨欄驛時將交申驛之前有石如砥柱
峙于邊流轉而南有鴨欄磯又尋之白馬磯鴨
欄比之白馬山高水急舟者未免用力驛之右
有茶引批驗所及臨湘巡檢司三衙竝枕江流

俱隸臨湘縣又南有楊陵及臨湘一磯暮至城陵驛越十五里許過巴陵縣望岳陽樓君山編山峙于西南如中流砥柱焉時風順月明波濤不作湖之行如履平地過夜半舟至鹿角驛驛在湖山之東以水急舟皆集于驛之南小河之所去邑一里許遂乘風挂席而南斯驛隸巴陵縣

十四日日將出至磊石驛驛之左有觀音閣閣之左有龍神祠祠側營涵虛一亭亭之壁有竹木之畫騷人詠唱筆跡率多如駢珠迸玉殆不可

以斯須徧觀也是日出洞庭巳時至營田驛驛
隸湘陰縣過未時至笙竹驛驛亦隸湘陰縣縣
治在驛之東南去泊舟之所不遠治縣者未之
見不知其爲人舟遂行至申末至彤關驛驛隸
長沙縣驛背小山竹木森然驛前有樓曰凝翠
倚山枕水可縱遊覽遂挂席而南是日夜將半
舟至臨湘驛驛在長沙府城外驛隸長沙縣

十五日早入　見遂辭而行至申末舟至湘潭驛
驛隸湘潭縣縣治在驛之後北去約一里許舟
行過半夜至渌口驛驛隸長沙醴陵縣驛治可

觀行三十里空洲在湘江中流江之兩岸花木參差禽鳥咬嘆遊子騷人吟懷旅思于是未有確然而不動者也

十六日辰未至泗洲驛驛亦隸醴陵縣暮至都石驛驛隸湘潭縣夜半至皇華驛驛隸衡山縣驛至縣十五里縣有南嶽歲時享祀

十七日卯未至霞流驛驛亦隸衡山縣未時至七里驛驛隸衡陽縣驛之北有七里灘俗云漢嚴陵曾釣于此詢無遺跡暮至臨烝驛驛隸衡陽縣衡州府治在焉驛治在府之城外北門放舟

夜行驛之下三四里許一水自西北來通寶慶
一水自東南來通桂州來陽縣
十八日辰至新塘驛驛亦隸衡陽縣驛過迴皆有
渠引水養魚生意可嘉巳未至柏坊驛驛隸衡
州府常寧縣夜至河州驛驛隸常寧縣
十九日早至歸陽驛驛隸永州府祁陽縣申至三
吾驛驛亦隸祁陽縣此驛間至方溆驛有九十
里夜行如前
二十日卯至方溆驛驛隸永州府零陵縣是日申
時至湘口驛驛亦隸零陵縣去永州府城十里

許驛之東南一水通道州驛之西北一水通廣西二水至驛合流而北是夜泊舟于驛前

二十一日早行未至石期驛驛隸永寧府東安縣湖廣地方界分于此南至柳浦驛以往隸廣西

二十二日丑至柳浦驛驛隸廣西桂林府全州驛西行四十餘里有黃沙市河設浮橋連橫于水上司橋有判官倉使老人是日未時至山角驛驛隸全州

二十三日早至城南驛驛隸全州是日申未至白

雲驛驛隸桂林府興安縣縣去驛半里許驛之
南北設閘三十六所驛以北閘十水流而北驛
以南閘二十六水流而南每處設軍二人守之
船過則放閘
二十四日五更至大龍驛是日未初至東江驛館
于紫極宮報名典儀所
二十五日早　見免禮
閏七月初五日報名典儀所
初六日早　辭免禮是日午後遂行至南亭驛驛
至臨桂七十里隸臨桂縣驛之前有榕樹一本

九枝其根盤錯延袤甚遠其陰婆娑殆有頃餘人云自宋有之近五百年餘

初七日丑時至古祚驛驛隸陽朔縣遠有一百二十里午後至昭潭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里有平樂府治千戶所治在焉申時至廣運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里是日戌時至昭平驛程一百二十里隸平樂縣

初八日卯時至龍門驛程二百四十里隸平樂縣午時至龍江驛程六十里申時至府門驛驛隸蒼梧縣梧州府治千戶所治在焉驛之程一百

二十里

初九日巳時抵藤江驛驛隸藤縣縣之令有曰周順者聞有政聲驛之程百一十里是日戌時至

黃冉驛驛隸藤縣程百二十里

初十日午時至烏江驛驛隸平南縣縣治去驛不遠程百二十里

十一日巳時至府門驛驛隸桂平縣潯州府衛治在焉程百八十里此驛西有山曰西山去縣四十里林崖深惡人所罕到猺獞居多每與大通峽獞人合力剽掠居民受害甚可惡也至暮發

舟

十二日戊時至東津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

十三日卯時至懷津驛程百六十里隸貴縣有縣治千戶所在焉

十四日辰時至香江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申時至烏蠻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香江之來烏蠻灘水險惡有十里餘遡舟頗難名曰烏蠻灘

十五日辰時至州門驛驛隸橫州州治與馴象衛在焉程百八十里是日午後開船

十六日午後至火烟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驛之

北十餘步許有灘曰雷霹水甚險遠舟人每先繫纜于岸之樹然後沿纜而進已復解纜而去繼者復如之人勞事滯計無所出特命驛與永淳縣置大纜系之便于舟人是日戊時至永淳驛驛隸永淳縣程百八十里

十七日酉時至黃范驛驛隸宣化縣程八十里

十八日午時至建武驛驛在南寧府城之南有衛治在焉程百二十里住一日半

十九日戊時發舟翼日辰時之左右江水合流處

二十一日午時至凌山驛驛隸宣化縣程四百里

有奇

二十二日午時至大盧由旱路行夜亦行

二十三日早至太平府館于千戶所與大理陳公給事馮公僉事杜公同事務共炊爨

九月初三日早先來龍州整理事務行約二十里有老軍王英追報馮給事軍前回還就復回太平

初六日早起馬來龍州夜暫駐于蹬勒驛尋即夜行達旦至龍州館于頭目王二之空閣

十月初五日軍前令隨前進議留黎主事杜僉事

理龍州糧運事愚與大理公給事公遂行先之駄海度糧運之難不可離去復於軍前白准仍留領督館于憑祥縣廳事事頓有緒遂復往軍前

二十一日早起馬前進是日午末至坡壘關宿于都督韓公之營

二十二日早行午過丘温堡暮宿于丘温南二十里王都司行營

二十三日早行午過隘留關此關賊之塹壘尚在其險異于他隘暮至鷄靈堡

二十六日早行暮至隘龍關宿于陳都司營

二十七日早行晚至芹站堡宿于張都司營

十一月初九日起馬至昌江小堡宿

初十日午至市橋堡

十一日早行於呂都督營宿

十四日早至大營白議事畢

十八日復回暮宿于野

十九日至市橋堡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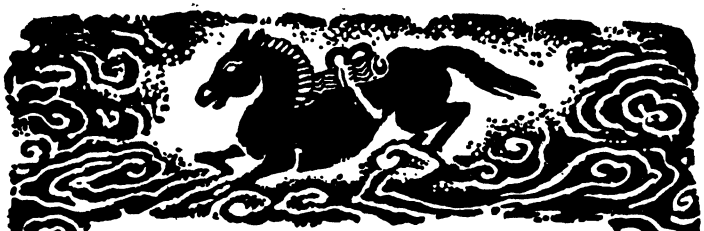
二十日晚至昌江堡宿

二十一日至芹站

二十三日至鷄靈堡宿
二十四日晚至丘温宿
二十七日起至坡壘宿
二十八日至憑祥縣仍治所事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録彙編卷之六十四終



南翁夢錄

黎澄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

南翁夢錄序

語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況交南人物自昔蕃盛豈可以偏方而遽謂無人乎哉前人言行才調多有可取者至于兵火之間書籍灰燼遂令泯滅無聞可不惜歟興思及此尋繹舊事遺亡殆盡猶得百中之一二集以爲書名之曰南翁夢錄以備觀覽一以揚前人之片善一以資君子之異聞雖則區區于小說亦將少助于燕談或問予曰君所書者皆是善人平生聞見無不善乎予應之曰善者我所樂聞

故能記之不善者非無吾不記耳曰錄以夢名其義安在曰彼中人物昔甚繁華時遷事變罔無遺迹惟我一人知而道之非夢而何達人君子其知之乎南翁澄自謂也

正統三年戊午重九日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交南黎澄孟源序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

南翁夢錄

黎澄

藝王始末

安南陳家第八代王諱叔明明王第三子次妃黎氏所生也爲王子時號曰恭定性淳厚孝友恭儉明斷博學經史不喜浮華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卽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于父嗣王無異于世子也初明王庶長子旣立是爲憲王而嫡子始

生長曰恭肅癡味不任人事次曰祿星年未出幼而憲王歿且無嗣祿星承父命繼立是爲裕王庶兄恭靖拜太尉恭定拜左相恭定忠信誠確事君與親謹慎毫髮人無間言接物不親不疎臨政無咎無譽明王棄世居喪三年淚不乾睫服除衣無綵色食不重味葷蘿果海豚魚是南方珍味自此絕不到口事裕王十有餘年裕王夭而無嗣大臣議曰左相甚賢然兄無嗣弟之義乃以國母令召立恭肅子忘名爲王是時恭肅亦已早世子既立以衆議進拜大尉爲太宰左相爲太師左相弟恭宣爲右相恭肅子少不學

好游俠人言妾毋私通外人楊氏所生故爲宗族素所輕賤既嗣位居喪無戚容舉動多失禮擢用親昵小人蔑視祖父卿士不滿暮年宗族無狀者相與作亂既捕獲誅戮連累枉殺甚衆又潛謀盡去陳氏之有名目者乃殺太宰于家太師夜遁迄旦宗族官寮盡挈家奔都城爲之蕭索太師間道得至窮邊蠻峒意欲自盡左右持之峒人留寓旬月人頗知之宗族官寮相繼尋至恭肅子遣軍追捕者亦盡歸投右相唱率羣寮勸請還都以清君側太師嗚咽謝曰諸君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稷某死亦受

賜其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諸君幸勿相迫衆皆諠譁不已再三懇切上書誓死無易遍請就途肩輿出山遠近雲集歡聲震天將至都三百里老將阮吾郎教恭肅子出手書罪已辭位已而擁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亦仆地相抱慟哭盡哀曰主上何至如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右相拔劒厲聲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豈可以煦煦之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掖去促有司備禮奉太師即王位廢恭肅子爲昏德公王入城謁廟涕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

辭免有乖忠孝慙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王車冕衣服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餘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身之喪歿世無改乃革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以巳子不才難堪大事暮年使弟右相嗣位而同聽政是爲膚王先是占城數來寇膚王卽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膚王之子晛嗣位久之晛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小子顓入嗣位是爲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歲壬安生山謚曰藝初藝王爲兒時八九歲侍

明王適床上有竹奴試命詠之乃占口應曰有偉此君中空外勁削汝爲奴恐傷天性明王異之佯叱曰此不成語勿記錄乃戒師傅毋令作詩君子謂天命有兆誰能禦之後果然矣即位之後盡取兄弟姊妹子女孫侄之孤幼者鞠養宮中視同己出宗族遠近咸被恩憐有遭亂後貧窶不能婚嫁者婚嫁之未葬者葬之未孤支流莫不收錄翕然戚里盎若春和國人化之俗漸淳厚此主之君斯其賢者歟

竹林示叔

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既傳位世子乃出家脩行刻

苦精進慧解超脫爲一方祖師庵居安子山紫霄峰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見冥間問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訖還山數日至庵分付弟子後事奄然坐化天瑞亦以是日卒

祖靈定命

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未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嫡子而後定嗣位至荼毘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飛入庶孫袖裏而放光旣收又入英王拜曰敢不奉

命收之乃定尋以庶子爲世子既久嫡母生男不肖庶子終嗣王位是爲明王

德必有位

明王既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晬時英王巡邊在外家事先決于嗣王有司以周晬禮請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難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權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長復辟何難曰此事前古多危請慎思之王曰順義行之安危何足慮也卒以世子例行之暮年而嫡嗣殁王甚哀之君子謂明王誠心不顧于安危讓德克光于今古傳曰有

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謂歟

婦德貞明

陳睿王正妃黎氏靈德之母也初睿王出師不返妃乃披剃爲尼會藝王以靈德嗣位妃爲之辭讓不得乃涕泣謂親人曰吾兒薄福難堪大位足以取禍爾故主棄世未亡人惟欲速死不欲見世事況兒子之將危乎乃精脩苦行朝夕經懺以報主恩不五六年燃臂煉頂無不備至遂以入定示寂後至靈德見廢人皆服其藻鑑先知且感事君之誠貞婦之節一歸佛氏便造門庭如此之深也誰不哀傷而嘉奬乎雖

陳家先世妃嬪多有賢者而此妃出于其後又欲過之何其偉歟

聞喪氣絕

陳太王女號曰韶陽方坐葬時王已旬月不豫數遣人起居左右紿曰王已平復無事至棄世日忽聞鍾聲連響曰得非不諱事耶左右紿之不聽乃慟哭長號氣絕瞑目而逝

文貞鯁直

朱安號樵隱交趾上福人也性廉直剛介居家篤好讀書學業精醇名聞遠近弟子盈門相繼躡青雲登

政府者往往有之安恬澹寡欲不赴應舉至元間陳氏明王徵拜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尋遷太學祭酒明王歿其子裕王逸豫怠于聽政權臣稍多不法安數諫不聽又上疏乞斬姦臣七人皆權幸者時人號爲七斬疏既入不報安乃掛冠歸田里後裕王歿國頗亂羣臣迎立藝王安聞之大喜杖策上謁旋乞還鄉以老病辭不受封拜乃賜號文貞先生厚禮送回久之壽終于家都城人士景仰高風莫不嗟悼昔安弟子爲執政者時來問候拜床下得與談話片言而去者甚以爲喜有不善者切責唾罵甚至呵叱不納其

清直嚴正名聞一時凜然可畏吁其善哉

醫善用心

澄先人之外祖曰范公諱彬家世業醫事陳英王爲判太醫令常竭家貲以蓄良藥積米穀人有孤苦疾病者寓之于家以給饘粥救療雖膿血淋漓不少嫌避如此來者待健而去床不絕人忽連年饑饉疫癘大作乃築房屋宿困窮饑者病者活千餘人名重當世後嘗有人扣門急請曰家有婦人卒暴血崩如注面色稍青公聞之遽往出門而王使人至曰宮中貴人有發寒熱者召公看之曰此病不急今人家命在

頃刻我且救彼不久便來中使怒曰人臣之禮安得如此君欲救他命不救爾命耶公曰我固有罪亦無奈何人若不救死在頃刻無所望也小臣之命望在主上幸得免死餘罪甘當遂去救治其人果活少頃來見王責之免冠謝罪敷析真心王喜曰汝真良醫既有善藝又有仁心以卹我赤子誠副予望也後之子孫爲良醫官四五品者二三人世皆稱譽其不墜家業也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

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隣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竄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隣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

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于家

夫妻死節

永樂丁亥大軍平交趾目頭目吳勉赴水死其妻阮氏仰天嘆曰吾夫事主一生受祿由中官至登政府今而死節是得所也又何悠乎妾若苟活豈無所之但夫道君恩一時辜負吾不忍也寧相隨爾言訖亦赴水死嗟夫死節者士大夫之所當然猶或難之宦官如此古所罕聞吳勉其丈夫乎至于阮氏以婦人臨危能識大節知夫得所而無憾又能重義輕生視死如歸可謂賢婦也歟世之愚婦以忿投水者多矣

至于以義捨身甚不易得也如阮氏者誠可嘉哉

僧道神通

李氏時嘗有妖物晝夜隱形啼叫于殿梁上連日不止時第二代王召僧覺海道士通玄同來厭勝覺海以數珠擊柱其聲應手而止通玄以令牌擊柱忽見大手出梁上將一蛤蚧攫地其妖乃止王占口曰覺海心如海通玄道更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奏章明驗

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爲陳太王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既允奏章即命昭文童

子降生王宮住四紀已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膊上有文曰昭文童子字頗明顯因以昭文爲號年長其文始消至四十八歲臥病月餘諸子爲之建醮請減已壽以延父齡道士拜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戀俗欲父留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留一紀病乃瘳後果有十二年壽

壓浪真人

宋仁宗時安南李王親率卅師伐占城至神投海口風浪連日不得航海聞近山有道士獨居庵中乃召請祈禱道士曰王自有福力臣保萬一無憂明日發

行勿生疑慮夜半風止詰旦行至海外遠望風浪如山舟師所向寧靜時復見此道士水上步行或前或後宛然明白但人不可近爾師還至神投山道士迎見王喜謝慰勞道士曰臣知王福重故無憂此神祐王爾非臣也問之鄉人曰道士自此採藥久不在庵王大異之封爲壓浪真人賞賜金帛皆不受後入山去不知所之真人姓羅名人皆以壓浪呼之弱冠棄妻子入道其後裔有羅脩者舉進士仕陳藝王官至審刑院司而卒余所親識也

明空神異

交趾膠水鄉有空路寺昔有僧俗姓阮名明空來治開平出家住此寺有德行頗知名一日明空從外來其同房僧戲隱門內躍出作虎聲以怖明空明空笑曰汝脩行反作虎耶我當救汝後年僧沒尋國王李氏生世子年幾弱冠忽偏身生毛踴躍咆哮頭面漸變虎形王廣求醫巫僧道皆無措手聞明空有法術遣人乘船請來明空以小鍋炊飯欲食水手使者笑曰水手人多自有食莫煩常住明空曰不然衆皆少嘑見我厚意四五十人各盛滿碗飯亦不盡人皆奇之臨晚上船戒使者與水手皆熟睡一覺待月出貪

僧喚起乃開船不然我且不去使者懇請不得皆偃臥假寢惟覺船下風聲冷然移時月出呼起其船已在都下灣泊矣經行三百餘里也乃騰空入宮中煮水以洗世子應手毛退體遂平復王問故對曰脩行人一念迷着懺洗而已無難也曰師得何神通而能空行曰非也臣宿有風疾比發時不見萬象不知何者為空乃信步耳非神通也乃空行回去賜賚不受王遂錫以神僧封號因以空路名其寺云世子後為王謚曰神王

入夢療病

東山寺僧名灌園戒行清白慧解圓融數十餘年不下山適陳英王患眼月餘醫藥不効日夜疼痛夢見一僧以手摩眼王問僧自何來其名爲誰曰我灌園也來救王眼夢覺眼痛便止數日平復訪于僧徒果有灌園在東山者命人請來宛然夢中所見僧也王大異之封爲國師賞賜甚厚盡將散施不留一錢破衲還山若不經意自後行脚徧歷山川州縣聚落凡有淫祀邪神爲民害者盡將訶斥伐其廟壇至于猛烈大神多有見形見夢郊迎請命者則爲之授戒減損血食使保護生民無敢犯者後世人猶德之

尼師德行

清凉尼師俗姓范氏交趾世祿家女出家庵居清凉山毀服苦行戒律精勤慧解通暢常習禪定面貌酷似羅漢遠近僧俗莫不敬仰蔚爲一國尼徒宗師與諸大德齊名洪武間陳藝王賜號慧通大師既老移居望東山一日忽謂其徒曰吾欲以此幻軀施與虎狼一飽乃入深山兀坐絶食三七日虎狼日日環踞莫敢近其徒懇請還庵閉門入定經一夏乃集衆說法因而奄然坐化年八十餘荼毗有舍利甚多官爲建塔于本山焉先是嘗囑弟子吾去後當分取吾骨

留此間磨洗人疾病至收骨時衆議不忍乃盡函封經宿忽得肘骨在函外桌上衆皆異其靈驗後凡有人以病來禱弟子磨水與之一洗莫不立愈其誓願弘深乃至如此

感激徒行

陳太上之孫名道載號文肅者是仁王之從弟也自少有才名十四歲乞入試塲遂登甲科仁王深器重之有意大用不幸短命而亾故未及爲相也仁王出家脩苦行文肅自此徒行曰主上行脚徧山川我縱不能隨從何恐棄車馬乎卒世不易仁王一時入城

文肅來謁命官厨以海味食之笑語盡歡王占口日紅潤剝龜脚黃香炙馬鞍山僧持淨戒同坐不同餐觀其君臣兄弟相得如此足感激也

叠字詩格

陳家第二代王曰聖王既傳位世子晚年頗閒適嘗游天長故鄉有詩云景清幽物亦清幽一十仙洲此一洲百部笙歌禽百舌千行奴僕橘千頭月無事照人人無事水有秋涵天有秋四海已清塵已淨今年游勝舊年游此詩作時蓋經元軍兩度征伐之後國中安樂故結意如此其命意清高叠字振響非老于詩

者焉能道此況自性清高天然富貴國君風味與人自別矣

詩意清新

竹林大士詠梅詩云五出圓葩金撚鬚珊瑚沉影海鱗浮箇三冬白枝前面此一瓣香春上頭甘露歌凝癡蝶醒夜光如水渴禽愁嫦娥若識花隹處桂冷蟾寒只麼休其清新雄健迥出人表千乘之君趣興如此誰謂人窮詩乃工乎又山房漫興二絶句云誰縛更將求解脫不几何必覓神仙猿閒馬倦人應老依舊雲莊一榻禪是非言逐朝花落名利心隨夜雨寒

花盡雨晴山寂寂一聲啼鳥又春殘其瀟灑出塵長空一色騷情清楚逸足超羣有大香海印集頗多絶唱惜其地遭兵火不得流傳余只記誦一二而已吁可惜哉

忠直善終

范遇范邁本姓祝氏交趾莊仁人也兄名堅弟名固皆少年登高科有才名至正間在陳明王歷官清要王以祝氏古無顯人乃改祝堅爲范遇固爲范邁王叔父爲上宰傳國柄不避嫌疑且與宰執有隙適仇人上變告誣搆上宰國相率百官彈劾議置大辟獨

范邁爲御史中丞固請緩獄慎刑時上宰被收而家臣寮屬親戚奴僕下獄殺戮甚衆邁連上諫疏面折法司辯析冤屈人主威怒之前力爭不已王叔既幽死後得誣構實跡坐其姦人王甚慚愧追贈叔父極隆乃賜邁詩云臺烏久矣噤無聲整頓朝綱事匪輕殿上早藏鷹虎氣男兒到此是功名尋遷參知政事在政府多年有清名一日微恙索筆題詩云自從謫落下人間六十餘年一瞬看白玉樓前秋夜月朝真依舊倚闌干書畢擲筆而逝有鏡溪詩集行于世邁亦廉正能文與弟齊名官至審刑院使而卒

詩諷忠諫

至正間交趾陳元旦以陳家宗胄仕裕王爲御史大夫王不勤政權臣多不法元旦數諫不納裕王没其侄昏德嗣立時事愈甚元旦上書不報乃乞骸骨而去有寄臺中寮友詩云臺端一去便天涯回首傷心事事違九陌塵埃人易老五湖風雨客思歸儒風不振回無力國勢如懸去亦非今古典亡真可鑑諸公何忍諫書稀後內難起奔從藝王王即位拜司徒平章事居相位頗多年而卒其人通曉曆法嘗看百世通紀書上考堯甲辰下至宋元日月交蝕星辰纏度

與古符合奉道精煉祈雨有應自號水壺子

詩用前人警句

陳家宗胄有號岑樓者弱冠能詩二十七歲而卒有岑樓集行于世墳在烏鳶江上介軒阮忠彥亦有詩名不及相識行過烏鳶有追挽詩云平生恨不識岑樓一讀遺編一點頭簑笠五湖榮佩印桑麻數畝勝封侯世間此語誰能道萬古斯文去已休欲酹騷魂何處是煙波萬頃使人愁簑笠五湖一聯是岑樓之詩句也

詩言自負

阮忠彥早有才名頗自負嘗有長篇詩其畧云介軒先生廟廊器茂齡已有吞牛志年方十二太學生纔登十六充廷試二十有四入諫官二十有六燃京使其自負矜伐如此然事陳明王歷樞要登政府卒有令名不負儒者官至尚書左輔壽八十餘有介軒集行于世

命通詩兆

黎括字伯括清化人也少時游學都下其友人爲官者當元季時奉使燕京括送詩云驛路三千君據鞍海門十二我還山中朝使者煙波客君得功名我得

閒識者知括將貴後括登科果驟遷擢居政府先於其友云

詩志功名

范五老事陳仁王爲殿帥上將軍平生出身戎行頗好讀書倜儻有大志喜吟詩于武事若不經意然所領軍必爲父子之兵每戰必勝侍衛勤謹首砭瓜牙之臣嘗有詩云橫槊江山恰幾秋三軍貔虎氣吞牛男兒未了功名債羞聽人間說武侯

小詩麗句

陳家宗胄有號愛山者頗讀書學詩偏好花情多吟

小詩時有麗句宴有詩云寶鼎香銷沉水煙碧紗春帳薄如蟬洞章吟罷愁成海人在蘭干月在天又曰牕畔香雲暗碧紗平分午睡不禁茶相思在望登樓怯一樹木綿紅盡花

詩酒驚人

演州人胡宗鷟少年登科頗有才名初未甚顯適至元宵有道人黎法官者張燈設席以延文客宗鷟受簡請題一夜席上賦詩百首飲酒百杯衆皆環視歎服無與敵者自是名震都下後以文學爲人師臣事陳藝王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審刑院使詩酒無虛

日年八十餘壽終于家

詩兆餘慶

澄太父之外祖曰阮公諱聖訓事陳仁王爲中書侍郎性甚仁厚少年登高科寔能詩當時無敵後人稱爲南方詩祖嘗有田園漫興詩其一聯云巢鳥寄林休伐木蟻封在地未耕田識者歎其仁心及物必有餘慶後其女配我曾祖生太父及陳明王次妃妃生藝王卒有贈典尊榮門閥昌盛之福果如識者所言其兆先見于此詩乎以至四世外孫如澄今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溝斷之餘濫同成器豈非先人之澤

未割乃得生逢聖世深沐堯仁而有此奇遇也歟

詩稱相職

陳藝王初爲相時有送元使詩云安南老相不能詩空對金樽送客歸圓傘山高瀘水碧遥瞻玉節五雲飛其弟恭信性文雅好詩畫後爲右相亦有尋幽詩云槁七八重虹宛轉水東西折綠縈迴不因看石尋梅去安得昇平宰相來

詩歎致君

冰壺司徒題玄天觀詩云白日升天易致君堯舜難塵埃六十載回首媿黃冠蓋爲相時不有功效而與

此歎是亦憂愛在懷情歸忠厚詩人所可取也歟

貴客相歡

軍頭莫記東潮人也出身行伍酷好吟詩元統間伴送元使黃裳裳亦好詩者旬日江行相與唱和多有佳句裳甚歡之至界上留別詩云江岸梅花正白船頭細雨斜飛行客三冬北去將軍一棹南歸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緬述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